



萬葉文藝新輯

鄉下朋友

王西彥著

萬葉書店印行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鄉 下 朋 友

王 西 彥 著

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刊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
初版印刷

萬葉文藝新輯

鄉下朋友

(短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錢	王
葉	君	君	西
書	甸	甸	彥
店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十九號

目次

鄉下朋友	一
病人	四九
困頓	五
當爸爸買雨傘回來的時候	九
二錢黃金	一〇九
魚鬼	一三

鄉下朋友

莊道耕先生決定下鄉去探看一個舊時的鄉下朋友了。這決定是很不容易的。遠在一年之前，就早已寫信給那個鄉下朋友，訴說過自己對都市生活的厭倦，精神的過分疲憊，以及和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重敘舊情的渴望了。然而，日復一日的耽擱下來，這樣一個小小的宿願始終未能償達，自己一直深陷在煩囂苦重的都市生活的泥淖裏，無法自拔。而現在，感謝上蒼，機緣終於到了。

一連五天，莊道耕先生忙於下鄉的準備。首先他蒐羅了不少關於農業改良的著作，撰擬了一些切實的觀察計劃，然後按照事前詳細開列的單子，購置一切日常生活上的必需用品。尤其是自己患有失眠症和胃酸過多症，鄉下醫藥設備不週全，因此特地到醫院裏去檢驗了身體，配了足量的鹼劑和蒸鹽水。一切準備停當，於是懷著滿腔興奮，於一個仲夏的早晨，坐上一輛駛往數百里外的小城鎮的長途汽車。

在晨光迷濛裏，破舊檻褸的車子，從車站開出去，剛一離開城市盡頭的一個鍊鐵廠，呼吸到鄉間的第一口新鮮空氣，莊道耕先生便感覺到自己的胸廓擴大到好幾倍，全身都陡地變輕鬆了。雖然車路顛簸不平，車子裏也擁擠不堪，但他把自己的臉孔湊在一個小小木柵窗口，承受著清晨沁涼的微

風，眺望著廣袤無極的原野，金黃一色的禾海，日出前朝雲幻變的天壁，以及方始荷鋤出田的農民，心裏簡直汹涌著遏制不住的歡欣。久久憧憬著的極樂生活，一旦真切地閃現在自己眼前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形容這一刻的心境，他是開始沈醉在幸福的預期裏了。

「田園生活！詩的生活！」他暗暗叫著。

莊道耕先生是一位頗孚時望的著作家，一位真正的都市人。從童年時代起，從未真正離開過。他是一個根生在城市裏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靈魂是和城市的靈魂互相溶結在一起的。城市生活裏的一切享受，一切卑污，一切墮落，他莫不習熟。也就是因為體驗很深，對於城市生活，他逐漸感到不滿，生出厭惡之情。當他還沒有離開學校的時候，業已是一個田園生活的讚美者，時常結集伴侶，作短期的鄉村旅行，少則一天半天，多則三天五天，把自己投在明媚秀麗的大自然裏，呼吸曠野的空氣，觀賞春日的花香鳥語，有時也學著鄉下農夫的樣子，脫去鞋襪，捲起袴管，上田裏拔草，下水溝捉魚，甚至也會捏過農夫手裏的鋤頭，和農夫們談過話。總之，他衷心愛慕著田園生活，對莊稼人則更具有濃厚的興趣。出了學校以後，從事於著作事業之餘，也不忘懷夙好，無論在文字發表上，在和朋友們口頭談話上，祇要一涉及農村生活或農業問題，他的偏袒的態度便出現了，他從不吝嗇對田園和農民的讚譽。他曾經讀過幾本關於農事的著作，也曾經交結過學園藝的朋友。他滿以為要復興古老的中國，必須從復興農村，改良農民生活著手。

現在他去拜訪的那鄉下朋友。便是他的一個老同學，一個真正來自田間的人。從中學時代起，他們便在同一教室裏上課聽講，而在大學裏，變成一對莫逆之交的。最初，他和鄉下朋友的感情非常特別，對於那個方頭大臉，器宇軒昂的鄉下人的固執堅韌的性格，與其說是愛，還不如說是好奇。他喜歡和他接近，和他談話，和他討論各種問題。他覺得，那鄉下人的一切都很好笑，農民的臉相好笑，倔強固執好笑，勤儉刻苦好笑，於任何事物都要窮根究底好笑。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使他感到一種奇異的滿足，一種無窮無盡的興趣。鄉下朋友的姓名叫做劉樂能，一般同學都管他喊「劉姥姥」，這名字隱藏著一種輕蔑和戲謔。後來，或許是相處日久之故，印象慢慢改變了，那人身上一切可笑的特徵，都逐漸變成可愛可親了。這種印象的改變，方始奠下兩人友誼的基礎，他開始去瞭解他，和他作一個真正的朋友，從他聽取農村的種種奇聞異事。對於像他這樣的一個豆蔻不分，五穀莫辨的城市人，農村的一切，簡直事物物都新奇玄妙，不可理解。自然他們之間依然有著爭辯，而且爭辯的結果，即使表面上他勝利了，但實際上，總是無例外地輸在鄉下朋友那種可驚的固執裏。「你這是一種城裏人的幻想，」每次臨到結局，不能在辭意上作答的時候，劉樂能照例臉紅耳赤，以斬釘截鐵的口氣這樣說道：「你試到我們鄉下去看看！那裏有些事情，會叫你這種城裏人做夢也想不到！」出了學校，兩人分道揚鑣，鄉下朋友回到自己的鄉下去了，集中精力經營著他的田產；而莊道耕先生，便一直躲在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裏，專心於名山事業。他研究哲學，藝術，涉獵一切文化領域。戰爭起來後，隨著戰局的轉移，

他始終置身於文化的激流裏，始終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工作崗位，朝著自己成功的標的前進。總算蒼天不負苦心人，如今他業已爲自己在文化界建立起相當的地位了。在這幾年裏，奇蹟一樣，他和鄉鄰下朋友雖久不謀面，可是兩人的友誼一直好好保持著，一直勤密地通著信息。在信扎裏，他依然從那鄉下朋友聽取種種農村的變動情形，依然發生著種種的爭辯。他很以此自驕自滿，認爲自己和鄉鄰下朋友的友誼的聯繫，便是自己的理論思考和社會實際的血脈相通。劉樂能在信裏時常率直地向他招引道，「你到農村裏來看看罷，它會叫你懂得許多事情，瞭解許多事情！」即使不從友誼上著想，看看田園生活，在著作家的莊道耕先生也是十分必需的。他渴望著自己能够到鄉下朋友那裏去和他共同生活一個時期，不是短期旅行的三天五天，而是實地考察的半月一月。一想到鄉下朋友那張紅潤健康的臉孔和那種充滿興趣的田園生活，便禁遏不住私心的歡喜。可是歲月蹉跎，瞬息便是一年過去，現在，他纔算真正踏上出發鄉間，領略田園詩趣的路途了，他的興奮簡直是難以形容……

「至少要住它兩個月，看看農民們怎樣過他們的收穫季節！」他給自己決定著，目不轉睛的眺望著窗外迅速滾轉的山田和叢林。

劉樂能的家是在一個真正的鄉下，離開公路所經過的那小城鎮，還有三十多里路。汽車一站一站的過去。太陽上來了，從車窗射將進來，慢慢增加著熾熱。稻禾上的露水乾了，代替一刻前的晶瑩潤澤，這時變成烘燥灼爍，彷彿整個大地都開始在陽光之下燃燒著。汽車在愈益猛烈的太陽下奔馳著，

不時隨風送入一陣陣濃郁的稻香，給你一種悶窒的感覺。最後，使他不能不關上車窗，抽動著蘇蘇發麻的腿，左右環顧起乘客們逐漸掩覆著疲憊的表情的臉孔來。

「喂，請問……到麻田站還有幾公里？」於又復過去一站之後，他終於不耐煩地向對面一個老年乘客詢問了。

「還有兩站，」那人拘謹地回答。

「十二點鐘到得了嗎？」

「到得了，規矩到麻田鎮喫頓中飯。」

十一點半，車子到達麻田鎮。莊道耕先生下車來，拍去滿身塵灰，從車頂領下自己的大小行李，投入車站旁邊一家認為比較乾淨像樣的飯館。在進餐前，他便性急地向夥計打聽著下鄉去一路上的情形，他首先詢問從鎮上到劉樂能的村子蘿葡井的交通。使他失望的，這三十多里路竟然沒有代步的工具，全程都要跑路。最初一刻，對擺在眼前這件艱苦事兒感到十分懊惱，簡直有幾分埋怨起鄉下朋友的未能預先為他想個法子。但立刻，他為這種念頭感到羞慚了，責罵著自己道：

「豈有此理，要下鄉還怕走路！」

於是一喫了飯，便興緻勃勃的出高價雇了兩名挑夫，戴起草帽，揮著手杖上路。正當午後，赤日炎炎如焚，走在稻叢裏，熱浪一陣陣迎面撲來，幾乎站不住腳，不上五分鐘，汗雨便淅淅而下了。尤其是鄉

間路狹，磳磳不平，刀刺般凸出的砂石，在猛烈的陽光之下，熠熠發光。最爲難的，便是兩個瘦小一如侏儒的挑夫，肩上壓著使扁擔微微呻吟的重擔，卻健步如飛，再也追趕他們不上。在剛上路時，莊道耕先生竭力使自己和他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致過份落後，但終於不行了，眼看他們就將越出自己的眼簾了，便不得不大聲招呼他們慢走。

這樣辛辛苦苦奔波了許久，幾乎是到了汗流浹背，頭暈眼花的田地，纔到達一個傾塌破倒的小亭子，兩個挑夫停歇在那裏等候著物主。一問起，纔知道從鎮上纔走出五里路。這簡直使得著作家的莊道耕先生大大地喫驚了。休息之後重新上路，直到天色黑將下來，經過無數次的停歇，抽了無數支紙煙，流掉不知道多少汗，兩條腿幾乎完全僵硬了，腳底火炙似的酸痛，這纔到達目的地蘿葡井，又費了不少脣舌，東詢西問，好不容易在螢火蛙鼓裏找到鄉下朋友劉樂能的家。

這時鄉下朋友一家業已喫過晚飯，衆人正坐在大門外揮扇納涼，一見到莊道耕先生的光臨，這個短衣短袴的鄉下主人驚喜得跳將起來，一下捉住他汗漬得如像被急雨傾淋過一般的身子，有力地搖著。

「是你道耕！你來啦！當真來啦！」

「不錯，」莊道耕先生興奮地喘喘回答，「我來啦，徒步下鄉來啦！」

接著自然是一陣大紛亂。主人把這狼狽已極的來客迎接到家裏去，在一間小小會客室裏坐下。

於是，燈來了，扇來了，水來了，茶來了，主人慌慌忙忙的張羅這和那，介紹著主婦和孩子，那陣忙亂勁兒，簡直使客人應接不暇。但是莊道耕先生這回卻無意於這些，一經坐下，全身的疲憊便一齊鬆懈下來了，他感到腰肢酸痛，雙腿僵硬，簡直完全動彈不得。這種得未曾有的疲累，使得他難以支持了，神情恍惚，幾乎將要昏厥過去。在這樣的時候，除掉暢身舒體的休息而外，什麼也不冀求，什麼也不需要。用鄉下的粗線毛巾恩恩抹了臉和頸，拒絕著主人起身洗澡的邀請，他一疊聲的訴起苦來：

「老劉，且慢且慢，洗澡什麼的且慢一步！你先讓我坐一下，先透過一口氣！你不知道我今天——唉，你們鄉下的路可真要人的命！這兩條腿可不是我自己的啦！」

「不要緊，」主人滿臉喜氣，聲音特別宏亮，「這叫做活動活動血脈。從車站到這裏這三十來里路還算平坦，路程也還短，休息一下就好，明天清早我們爬村子後面的螺箕岡去。」

「且慢且慢，爬山什麼的事情且慢一步，你先讓我休息一下。唉，那兩個挑夫真叫可惡，我吩咐他們慢走慢走，他們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儘往前面奔！」

「鄉下人就是這樣，他們一天可以挑著『八秤擔』跑一百四十個長里，這點兒擔子這點兒路算什麼。」

「算什麼！他們勞力的人自然不算什麼，我這勞心的人可是兩條腿都跑壞啦！」

終於洗了澡，回到會客室裏。在不甚明亮的柏油燈光下，桌子上業已擺著熱騰騰的酒菜。主人劉

樂能大手大腳的忙碌著，在他的方額上溼著滿滿的汗，顫顫地笑著，正在抹著桌子。

「來，道耕，我們來對飲幾盅！算你運道好，剛巧一個長工從稻田裏捉來一長串銅圓大的小鯽魚，新新鮮鮮的下酒菜！」說了哈哈笑著。那種破啞的沙沙音，還是和在學校裏時一模一樣。

「不，老劉，我戒酒啦。」莊道耕先生推辭著。

「戒酒？」鄉下朋友覺得他這話未免說得好笑，「你這位迂夫子！為什麼要戒酒？戒什麼酒？你在城裏戒酒，到鄉下來可不妨破破戒！」

「不，我這戒破不得，我有胃病。」

「多可笑，胃病！所以我勸你到鄉下來生活些日子，住在鄉下什麼胃病都不會有。去年你在信裏說要到鄉下來修養身體，我就想，他一定有點什麼都市癩。現在果然你有了胃病。不過酒你儘管喝，我這是家藏五年老陳，補氣生血，舒筋活骨，有病治病，無病益身。胃病不要緊，一定不要緊，我老劉給你擔風險！」

說著粗俗的話，又復哈哈笑了。主人把莊道耕先生的杯子酌得幾乎滿出杯口，強迫他喝。在一種實在無法推卻的情形之下，他喝了一口，覺得酒的確是醇醪好酒，濃香蜜味；不過下酒的小鯽魚可著實苦了這位城裏的客人。魚太小了，細骨細刺的很不容易剔除。看看鄉下主人，他卻是連肉帶刺的大嚼特嚼，而且嚥著厚大的嘴唇，發出滋滋的聲音，好像是在讚賞著牠的美味。

「喝呀，怎麼你的酒量當真變小了。」主人端著大肚子錫壺，給自己酌著。

「是的，變小了……你可實在變大了。」

「你說我嗎？當然，變大了。穀是自己種的，酒是自己釀的，不變大纔叫是不識時務！一個人生在世，必須有點兒奢侈品。你們城裏人的奢侈品是煙捲，我們鄉下人可少不了喝這麼幾盅老酒！」

「醫生說我用腦過度，神經衰弱，連煙也要少抽哩。」莊道耕先生以一種受屈的聲調說話。

「又是醫生！道耕，依我說，你就是莫相信那些醫生的話。在他們眼裏，世界上就沒有一個真正健康的人。你到他們那裏去，橫直總會給你找出一點兒病來。病人如果沒有病，他們醫生掛招牌開醫院做什麼？什麼胃病啦，肝病啦，神經衰弱啦，偏有那麼多的名目！可是你瞧我，鄉下一住五年，健壯得像一匹公牛，從來沒有請教過他們醫生，連感冒傷風也沒有，別說什麼神經病了。」

「這就是田園生活的好處……所以，我今天也到鄉下來過日子了。」客人激動地回答。

飯後，莊道耕先生宣稱今天疲倦了，要求主人馬上送到臥室裏去。特地預備給客人的臥室，是在老屋後面的一座尚未竣工的新屋裏。這也是老早就在信裏告訴了他的。新屋和老屋之間，間隔著一個狹小的天井。這時天井裏堆滿著泥沙和石灰，僅從中間掃出一條通路。客人的臥室是一間廂房，除掉樓板，門窗牆壁，都已齊全。窗子是新式的，很寬大，臨著後園，而且窗格子還有著鑲嵌玻璃的準備。房子裏安置著幾乎一律是嶄新的家具，一走進房門，立刻有一股濃烈的新木氣味迎撲過來。

「道耕。」主人把一盞特地遠迢迢從城裏買回來的新式明亮的植物油燈放在一張素色桌子上，「你瞧瞧這間房子怎麼樣？你信裏說，要在我這鄉下完成幾部著作，便不管六月忙，催促木匠先把這間房子收拾好，給你做著作室，還特地親自爲你進城去買來這盞夜明燈。你們著作家總喜歡晚上夜深人靜時工作的，是嗎？」

「不錯，晚上靜些。這種燈真抵得上電燈。在抗戰時期，我們中國人倒也發明了不少代用品。」客人讚美著。

「你瞧這窗子，」主人的心思可不在燈上面，「我開它的時候，全村人都驚奇不置，他們說沒有見過這樣的窗子，比門還要大。可是我就這樣開了，別的地方學不得你們城裏人，在開門開窗上學學窗大風大，你瞧晚上有多好的風。你從這窗口還可以望得見村子後面那個螺箕岡。」

「不錯，鄉下到處有好山水，」客人接應著，實在他疲累得要命，想睡了，打著呵欠。

「好山水！記得有一次在信裏我告訴過你，那螺箕岡上有一個祖公廟，廟裏有三尊奇怪的菩薩：一尊仰頭望天，一尊俯頭望地——另外一尊有頸子可沒有腦袋。」

「爲什麼？」客人懶懶地問道。

「難道你忘記了？真是城裏人，忙人健忘！你聽我再告訴你一遍！他們三個是三兄弟：大哥佛心重，聽見雲端天上玉皇爺呼召，便一去不復返；二弟孝心重，上了天還是俯頭探望地上的慈母；三弟可

玩心重在河裏洗澡給大鰻魚吞去了腦袋。」

這樣的事情，在鄉下朋友認為非常好笑，便以那種心中全不存芥蒂的曠達人的笑法，大聲笑了起來。而當他發現客人那副淚汪汪的倦態時，彷彿有幾分掃興就說道：

「你瞧我有多糊塗！明明你說倦了，要休息了，我可還在這裏和你談東說西，怕沒有個明天似的那麼，道耕，你先休息，我走了，讓你好好睡一覺。」又往窗外望了望，「唉，今晚好月亮，你聽外面蛙鼓打得好響！」

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馬上離開。在莊道耕先生上牀以前，他還把自己對新屋的經營拉拉雜雜說了足足半個鐘頭。他把量地，奠基，木材，磚瓦，匠工，以及門窗和後園的設計，統統告訴給這個久別重敘的朋友。不管客人對這些零星沒有價值的事情有無興趣，但在他，這是一種熱情的發洩，他的訴說完全是爲了自己的欲求。

好容易等到主人走後，莊道耕先生按照習慣吞下兩片蘇打，把燈吹熄，便上牀睡覺。躺在牀上，過度的疲勞似乎把他的四肢統統分解開來，而且感到它們不再是屬於自己的了。他預想著今晚一定可以有一頓得從未有的好睡，於是閉上眼睛，靜候著睡眠的來臨。然而不行，彷彿往常那專司失眠的魔鬼又復追縱著他，雖然肉體早已真正疲憊不堪，精神卻反而亢奮振作了起來。屋子裏的新木氣味，窗外面震耳欲聾的蛙鼓，牆腳邊唧唧清吟的夏蟲，以及一種鄉村之夜所特有的空寂的感覺，一切於

他都是新奇，都是刺激，他睡不熟。當他想到自己現在是睡在一個真正的農村裏了，便不禁興奮萬狀。在他耳朵裏，主人劉樂能那種和學生時代全無改變的沙澀的笑聲，連那種連肉帶刺大嚼小鯽魚的神態，似乎還沒有消失，依然留滯在自己眼前。無論如何，他覺得自己這個鄉下朋友是有幾分不可解的，甚至是可笑的。但現在，他正睡在這鄉下朋友的家裏，置身於一個自己久所憧憬的真正的鄉村裏。他想到在學校裏的時候，一年暑假，他曾經和幾個同學作過一次大膽的鄉村旅行，晚上睡在北方農家的大炕上，從矮牆的泥土的小窗口，射進一縷淡淡的月光。那景象正和現在相似。他對田園生活，對農村的一切風雲雨露和日月星辰的熱愛，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那一次珍貴的經驗的誘惑；而那一次新奇的印象，也一直深刻在記憶裏，鮮明一如昨日……

這鄉居生活的第一晚，直到月光瀉入窗口，又復緩緩移隱過去之後，方始入睡。翌晨起身時，差不多將近中午。主人劉樂能一見面便哈哈大笑說：

「你這一場真叫是好睡！我們鄉下有句俗語，說羅陰一覺睡到八百年，你這一覺至少也睡了三百年！我來看了五次，祇聽見你鼾聲如雷，怎麼樣？鄉下對你就有這樣大的好處！」

莊道耕先生看看錶，的確已近十一時，不覺連自己也暗暗納罕。但經了一晚濃睡，喉頭癢膩膩的，兩條腿彷彿更其僵硬了，全身也酸痛不支。一個赤腳小女孩給端來了水，另一個更小的男孩子又給提來了一把大銅壺。主人吩咐他們向客人行禮，可是小孩子祇是觀覷地笑著，並不彎腰爲禮。莊道耕

先生從他們的面貌上，一望而知是鄉下朋友的子女，一個個都方頭大臉，十分壯健可愛，如像兩隻小豹子。

「老劉，你該替小孩子再介紹一次呀。」客人說道。

「再介紹一次嗎？」作父親的愛撫地望著站在自己身邊的孩子，笑著，「那麼你瞧，這大的女孩子銀寶，十一歲；小的男孩子銀貴，九歲——這是莊伯伯，快向莊伯伯鞠躬行禮呀。」

無論是銀寶或銀貴，孩子還是憨笑著。沒有行禮，卻不知那一個先出的主意，兩人突然爆發出一陣哄笑，同時逃開，向老屋狂奔而去。這情形使得作父親的呵呵大笑，連說，「真是鄉下人！真是鄉下人！」

鹽洗完畢，和主人一起到老屋裏去。鄉下朋友又復給莊道耕先生介紹了一次女主人，在莊道耕先生眼裏，女主人是一個十足的村婦，圓臉大眼，兩頰紅潤，牙齒潔白生光，穿著鄉間的藍花布短衫，健康而略帶粗野，在客人面前顯出微微的羞赧，顯然她是不慣於在這種場面露臉的。這時她正在屋簷下餵鷄，她噙噙地呼喚著牠們，把混合著糠皮的穀子撒給牠們，親暱得一如自己的子女。

中飯的菜肴比昨晚的還要豐盛些。有鷄有肉不待說，蔬菜尤其多得使來自城市的客人叫不出名目。主人祇管把大塊的鷄翼和鷄腿往客人碗裏塞，彷彿祇要客人多喫一筷，便能為自己多增一分歡喜和光彩。

「噢呀，」他勸著菜，「鄉曲之處沒有新鮮豬肉買，鷄可是自己餵的土東西，你要喫多少隻就有